首席组版:中辉

□ 冯

远处蔚蓝天空下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 吹向我脸庞

著名歌手李健平和、自由而随 意的歌声在街头一家门店内悠然 飘出,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家乡奎星 阁下一个叫作下洼的地方,一片即 将成熟的麦田中站着我的父亲,在 微微的暖风中,欣喜地望着眼前涌 动的麦浪。

父亲的青春年华与那片土地 息息相关。1969年白杨大队科研 站刚成立时,他就成了一名农业技 术员。此后十几年里,风华正茂的 他与几名热心农业科学试验的农 民,就把那片80余亩土地当作生 产生活的根据地,当作了自己人生 梦想的实现地。他们引进新品种, 推广新技术,学科学,用科学,意气 风发。

记忆中的父亲废寝忘食,以站 为家,日夜奋战在科研阵地上。种 麦时,他把小麦种子一粒一粒小心 地摆播到试验田里;在小麦生长 发育的各个阶段,他都仔细观察, 详细记录各个小麦品种的生长特 性;收割时,他分块捆扎脱粒,把 小麦品种单独装袋。我们兄妹几 个年少时,每年都参与过这样的 小麦摆播,也曾疑惑为什么不用 耧来播种。

经过反复试验,父亲终于选育 出了一个抗病抗倒伏能力强、抗干 热风、成熟时落黄好、生长整齐、具 有一定抗旱和耐湿性的小麦新品 种。父亲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般,思来想去,最终给它命名为"白 杨 758"。新品种小麦选育出来 后,父亲边试验、边示范、边推广。 1981年,该品种参加了宜阳县小 麦新品种区试,获得了第一名的好 成绩。1982年到大田示范时,该 品种创下示范田亩产1125斤的高 产纪录。随后的两年,宜阳县南部 乡镇及伊川、嵩县等地也开始进行 引种,江苏淮阴曾引进5000斤种 子到当地进行繁殖推广。

编辑:田中够 校对:小新

当年,父亲光荣地出席了河南 省农业劳动模范大会,被授予"省 农业劳动模范"称号。这是父亲一 生中事业最辉煌的阶段。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科研站悄然退出了历史舞 台,但父亲一直继续着他作为一名 科技工作者的坚持。记得1991年 初夏,我在洛阳读师专时,父亲因 参评农业技师职称曾到我那里。 在满是梧桐树的洛阳街头,我与父 亲走了很长一段路。父亲告诉我, 搞科研几十年,一直都想着培育新 品种,提高小麦单产,让乡亲们随 时想吃白面馍就可以做到。之前 平时吃的总是黑窝头,喝的总是红 薯汤。"白杨758"替代了过去不断 退化和外地不适应的品种,乡亲们 再也不用到外地高价购买种子 了。现在的他,在自家的承包地里 继续坚持做一些小型试验和品种 繁育。我看出父亲一直在怀念当 年的奋斗岁月。他对小麦的情感 是深沉的,站在翻滚的麦田里与万 千麦穗对话,是他一生的挚爱和心 灵的寄托。十几年前,父亲因病做 了一次手术,出院后,继续坚持把 几个小麦单株摆播到田里。这些 小麦单株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也成 了他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

2012年我到科技部门工作 时,感到有一种子承父业的味道。 我告诉他,这些年,全县小麦一直 保持在58万亩左右,农民专业合 作社、科技示范园、省科技型农业 企业方兴未艾,更多的农民科技创 新意识在增强,不再单纯搞种植养 殖,而是加大了科研投入,有的投 入一年达到了近百万元。科技就 是农业腾飞的翅膀。父亲感叹道: 今非昔比了!

又是一个遍地熟金的季节,我 仿佛看到精神矍铄的父亲,在蔚蓝 的天空下,站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 欣喜地望着一片片涌动的麦浪……

岁月 回首

匹

去

□赵

奎

里都是麦香,夹着土腥味儿,好闻得很。 打场,始终都在抢。摊场、翻场抢太阳, 晒得越干越好;碾场、起场抢时间,千万别落 雨塌了场;扬场抢风头,等到半夜好风起,爬 起来扬场,是常有的事儿……如果遇到天 变,更是一场恶战,那可是从老天手里抢粮, 能把人累瘫。路上, 拤着腰趔趄而行的大有

麦熟时节,田野里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不由得,想起从前的打麦场:麦垛如山,空气

打麦,首先要力气,得能扛下那争抢时 间的辛苦劳累;还要有技术、能打配合,一个 人"唱念做打"样样上手,方能在打麦场上游

起初,我虽已有两年打麦的"履历",却 仍然力不从心。比如扬场,我只能用一种架 势应付,一锨抛出去,麦籽和麦糠老是落到 不该去的地方。成手就不一样了,两手交换 自如,木锨调方向,洒脱又帅气,撇锨划出一 道弧,迎风撒出去,一个天女散花,糠屑随风 走,一帘麦籽均匀落下,哗哗——唦唦-阵阵麦雨,满场开花,把人眼都看直了。

下功夫揣摩修炼!多年以后,我不再 外行,终于入门了。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很爽,虽然人累得直拤腰,但那种掌控自 如地快意"挥酒",却让人自恋得"沉醉不 知归路"。

麦,扬出来了,看着那道金"麦岭",大家 红光满面,同时,心里却又七上八下:急于想 知道是丰收还是歉收。如果"多收了三五 斗",那就意味着一年生活的丰盈,更能证明 这一家人能干。所以, 攒堆装袋的那个时 刻,人们都是压着心跳睁大了眼。"10袋800 斤,折算亩产530!"一片惊叹:厉害呀!

扛麦桩(长布袋装成的麦袋)也有学 问。石磙是黑大个儿,能"力拔山兮",人 家是硬扛:两只胳膊一揽抱起麦桩,肚子 一鼓直接往肩上托,踉踉跄跄上肩。二爷 就不一样了,这位看着文弱的教书先生, 先把麦桩斜靠在微屈的左腿上,悠几下, 顺势借力倏然就上肩了,那种洒脱,引来 一片喝彩感叹。

打麦场上,一个个灰头土脸。一收工, 掂起布衫直奔大水库,一头扎进深水里,等 钻出水,已经到了对岸。把满身的烟尘和疲 劳,一股脑儿抖给一库清水,留给自己的,全 是劳作后的快感。

现在高度机械化,收麦打场二合一,简 单得像走亲戚——背着手看机器连收带打 (脱粒),在地头灌麦就成了。打麦场曾经承 载过的繁忙、辛劳与快乐、开心,将永远留在 那个时代的记忆里。

往事 重温

黄 娃

□邱素敏

又大又圆的红漆篮;妈妈交给我一 个草帽,能盖住我眉毛、眼睛的大 草帽。 过了5月中旬,不知哪来的干

大清早,妈妈交给我一个篮,

热风,袖子舞几天,全村人都坐不 住了。那些一把农具一支烟、碰上 就能唠半天的大人,脚步比鼓点还 快,就连刚刚穿上缝裆裤的小孩 儿,都识趣地闭嘴不敢哭闹。麦梢 黄,虼蚤忙,人也忙呢。

大人没日没夜抢收、抢种,我 们也像羊群般被连赶带哄弄进了 麦地,完成颗粒归仓的任务。妈妈 说:"和你五哥拾麦穗,麦子卖了, 给乖乖买花裙子哈。"住在我家隔 壁的老五,早撅着肚子站在我家门 口,扯着大嗓门喊我。

没有麦子的麦田,像个掉光了 头发的老婆婆,看着让人发怵。我 和老五挎着比我们的腿还长的篮 子,按照大人的嘱咐,沿着麦茬慢 慢走,弯腰,捡拾,去头,入篮…… 无数次单调地重复后,篮子的肚子 渐渐胖起来。老五把脚伸进篮子 里,噗噗几声,篮子的胖肚子一下

我哭了。这么点麦穗,妈妈肯 定不高兴。妈妈不高兴,那花裙子 肯定要飞了。

"傻瓜,这样装得多。"老五晃 着脑袋,用脏乎乎的爪子在我脸上 抹来抹去,跟擦桌子似的一点都不

挎着满满当当的篮子,举着 大把带穗的麦秆返回地头,太阳 还没到头顶呢,那位推着自行车, 车后蹲着一个白木箱子的老大 爷,又冲着我们卖力地吆喝:"冰 糕冰糕……"肚子里顿觉有无数小 手回应"我要我要"

我扔了篮子,踮起脚去扒冰 糕箱。老大爷笑嘻嘻地说:"娃 娃,冰糕不甜不要钱!""没钱,我 看看中不中?"我看久了老大爷就 不高兴了:"娃娃,去喊你妈来,她 有钱!"

听了这句话,我赶紧松了手, 妈妈来是要打屁股的,她一辈子 省吃俭用,最不喜欢吃嘴妞。老 五过来使劲把我往树下拉,还说: "哥给你编草戒指,美美的草戒指 呀草戒指……"

风在身边吹,云在头顶飘。我 们枕着软软的麦个儿,躺在梧桐树 下,草戒指编了一捧又一捧……

麦收后,我得到了一件花裙 子。老五啥也不要,他牢记着婶婶 的承诺,麦子卖了攒钱给他娶花媳

老五把新媳妇娶进门那天,我 悄悄问他:"你的麦子,婶婶给了你 多少钱?"老五一愣,望着五嫂,摸 着后脑勺只会嘿嘿。

时 收

]徐善景

"粮食安 全是'国之大 ""中国人 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 风吹麦田

千层浪,又是 一年丰收时。 让我们一起抚 今追昔,致敬 为"把种子牢 牢攥在自己手 里"默默奉献 的基层科技工 作者,致敬勤 劳朴实的农 民,重温麦收 时光,共享丰 收喜悦。

心灵深处

五黄六月,豫西老家最忙的农活儿是

一场干热风吹过,满坡,满岭,到处一片 金黄。站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近看麦田波浪 滚,远看四野像油画。

一大早,父亲就来到自家麦田边。他掐 下一个麦穗,轻揉轻搓,吹去麦糠,然后放进 嘴里可劲儿地嚼起来。父亲一边嚼,一边还 点着头念叨着什么。在此之前,父亲已经从 集会上买回了扫帚、木锨、桑杈和镰刀。村 南边的菜地,也已经被父亲平整碾压成为麦

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就等着麦子熟了。 麦熟一晌。小满节气过后不久,父亲便 把这句"麦收真言"挂在嘴边。事实的确如 此,早上看上去还夹带有青色的麦田,中午 过后便青色褪尽,满目金黄。第二天天还没 亮,霍霍的磨镰声就开始在院里响起。那声 音是起床的号角,姐、哥、我,谁也不敢懒床, 一个个揉着惺忪的眼,匆匆穿衣,匆匆洗脸, 匆匆站在院里等着父亲发号施令。

出发了。姐牵着套在架子车上的牛,哥 驾着车,我和母亲坐在车上,父亲则拿着一 把镰刀,与车并行,像是领队的班长。

天上的星星还很稠,一个个对我眨眼 睛。我试图找到启明星,可每一颗都那么 亮,找着找着,就在母亲怀中进入梦乡。再 次醒来时,架子车已停在麦田旁。睁开眼, 我看到父母和哥、姐正在麦田里挥舞着镰 刀,一抓、一抬、一挥、一放,一垄垄麦子被割 倒后,摆放成堆。

架子车上还放着一把镰刀,肯定是父亲 给我备的。拿起镰刀,我快步走到哥、姐中 间,左手抓麦子,右手执镰刀,用力往怀里 一带,一股钻心的疼却突然从左手上传 来。我大叫一声,扔了麦子和镰刀,只见左 手小指被割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正顺着手 指往下滴。

"赶紧让娘看看!疼不疼?"母亲的脸上 写满了焦急和心疼。

我眼里噙着泪不敢说疼,还偷偷地看向 父亲。父亲停了割麦,掏出旱烟袋,点燃并 快速地吸上几口后,向我走过来。

不好,父亲要揍我。我急忙向母亲身后 躲去,但父亲已抓住了我的胳膊,吓得我哇 哇大哭。

"嚎啥哩,一点儿小伤怕啥!"父亲不由 分说,抓住我受伤的手,把烟灰按在了伤口 上。原来,父亲是要给我"疗伤"……

现今,富裕起来的家乡早已今非昔比, 耕种收割都实现机械化,乡亲们再也不用起 早贪黑劳作了。但儿时麦收的场景,已深深 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每每想起,满满乡愁。

生活 空间

话 童 年

王

垣

升

一层夏雨一层黄,三层夏雨麦进仓。初 夏的细雨里,麦子贪婪地吮吸着玉露琼浆, 一个个吃得滚瓜肚圆,细听,有麦子灌浆的

又见麦黄,又闻麦香。圆滚滚的麦粒儿 让我想起了圆滚滚的麦黄蛋,那蛋黄黄澄 澄的,起沙流油,入嘴香气四溢,那香味勾引 着我童年的小馋虫,让我欲罢不能。

麦黄蛋是母亲腌制的咸鸡蛋,我喜欢叫 它麦黄蛋,因为只有在麦黄之后才能吃到。

那年月,村里人都喜欢提前备一罐麦 黄蛋,到麦收时作为一道硬菜煮着吃,省 时还能作为麦收时节干重体力活的营养

每年一开春,母亲就开始执行她的攒蛋 计划。母亲会把鸡窝打扫得干干净净,让鸡 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她会去河里捞鱼腥 草,剁碎拌上麸子或玉米面给鸡们加食。母 亲小心伺候着她的鸡。当看到母鸡们的脸 开始一个个涨红,那"咯咯大"的炫耀似的叫 声此起彼伏,母亲这才露出微笑。

母亲每次收蛋,都像捡宝贝一样小心翼 翼,收的鸡蛋被放在竹篮里,竹篮被挂在房 梁上防止老鼠偷吃鸡蛋。攒得差不多了,母 亲就开始腌制麦黄蛋。

母亲会把挑选好的鸡蛋放进父亲的老 白干里,雨露均沾一下消毒,再从灶台里扒 出草木灰,拿出用八角、花椒、桂皮熬制的香 水,把香水跟草木灰搅拌成糊糊状,再把这 些糊糊均匀地涂抹在鸡蛋上,撒上盐,最后 放进干净的瓷罐里,封口,盖盖儿。腌制的 过程一气呵成。母亲直起腰,撩一下额头的 秀发,像完成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这以后,每天做饭,我都会追着母亲问 麦黄蛋能不能吃。母亲总是摸摸我的头说: "娃呀,性急吃不着热豆腐。麦子黄梢的时 候妈让你吃个够。"

麦黄时节,布谷鸟唱歌,麦子飘香,我终 于吃上了盼望已久的麦黄蛋。麦黄蛋对 麦收功不可没,割了一上午麦子的大人 们,回到家早已累得瘫软如泥,巴拉几个 麦黄蛋,洗净丢进米汤里就可以躺在凉席 上歇会儿啦。

如今,在我的家乡,村民们已经很少自 己腌制麦黄蛋了。每到麦黄时节,我还是很 怀念母亲做的麦黄蛋,它承载着我太多的乡 愁记忆和童年快乐。每到这时,儿时的一幕 幕图景都会像过电影似的浮现在脑海里。 今非昔比,怀旧让我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美好生活。